

众生·你我他

难忘户外

| 一鸿文 |

无意中翻到一组照片,打开了尘封的记忆,那是好多年前户外运动运动的印记。2003年6月伊始,经朋友介绍,加入开拓者户外俱乐部。彼时,户外运动刚刚悄然兴起,无锡区域内,以远景和开拓者为先,后来越野坊、风行户外、新视野等渐次出现,方兴未艾。

俱乐部在太湖广场有一处场所,沿街楼上楼下虽然不大,活动挺多,停车便利,也吸引了很多爱好者前往。平时聚会,喝茶闲聊,聊户外拓展、探险、游玩、摄影……在老体育场每周组织打篮球、踢足球、打羽毛球,趣味相投的人总能找到共同话题,陌生新人也能听闻学到很多东西。资深户外人士被称为“驴友”,老驴友故事很多,讲起来头头是道,听的人津津有味。

更多的是走出户外,融入大自然。几乎每周末,都会组织就近出游。印象最为深刻的几次活动,一是行走广西,从南宁到防城港,走靖西再到崇左,明仕田园、通灵大峡谷、黑衣壮族、德天跨国大瀑布……山清水秀的南国风情一览无余。期间,一驴友还成就一段异地情缘。二是西出阳关,从嘉峪关去祁连山脉攀登七一冰川,亿万年的雪冰冰川就在脚下,也第一次经受4000多米高

原的考验;由敦煌转场到金昌,进巴丹吉林沙漠,浩瀚广袤的广阔场景刻入脑海。三是助学黔东南,长途火车抵桂林,包车一天到从江县,坐上农用车颠簸半夜上山岭西山镇,送书送衣送钱,那山区的生活贫困和教育艰难一辈子难忘。四是南麂岛出海,一帮人坐车到浙江乐清,换轮船出海,登陆国家地理杂志推荐的中国最美海岛之一南麂岛,扎营海边聆听涛声入梦。不小心还摔坏了尼康相机。

俱乐部活动丰富多彩,远近兼顾,有空就参加,没空就欣赏驴友们的照片和文字。组织最多的是去徽州地区,风景优美,距离合适。皖南赣北,具有独特的山水资源和民俗文化,婺源、休宁、篁岭、西递、宏村……粉墙黛瓦,更有春天满山遍野油菜花黄,秋天五彩斑斓色彩浓郁,很是壮观!一般是周五下午七点出发,大巴车奔波一夜,大家坐着睡觉,实在发困就用地垫在车厢过道躺一会,天亮才到达目的地。年轻时候的精力和热情,熬得许多艰辛和挑战。一次又一次,去了好多回,汤显祖“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感慨深有体会,对古徽州充满好感。这一片区,前前后后去过八九回,依然热爱!旅游的兴趣,也不断积累,逐渐强化。

这些旧照片,应该是徒步牯牛降。隔夜准备会,当晚就出发,清晨抵达后,大家在向导村长的带领下,背着睡袋帐篷和摄影器材,徒步大半天从后山登山,在山上扎营住宿。凌晨登顶观日出,下山时在清澈而冰凉的溪流里游泳玩水。那刺骨的水,想起来都会一激灵,印象自然格外深刻。看到照片,那些场景历历在目,如同昨日。隔了几年,摄影朋友再赴牯牛降,从正门游览,反而没了多少印象。

随着户外爱好者队伍壮大,活动增多,俱乐部创建了网站,分各个版块,组织活动、交流分享、摄影展示、文学创作……一度还担任版主,策划活动,分享体验。那时候经济条件有限,很多回出行条件一般,而且户外运动往往找一些尚未商业开发的地方,相对原生态,对体能对生活都是挑战。多年的户外运动,成为一段美好的经历,积累了经验,拓展了视野,结交了朋友,践行现代徐霞客的理念更为坚实,也成就了转岗选择文化旅游部门的初心。而如今,三年疫情影响,哪里也去不了,常常在《中国国家地理》和《中国摄影》等杂志中遨游,心游物外。诗与远方成了美好的念想,期待着疫情早克,国泰民安,人们可以自由放飞。

晚风·龙光塔

搓衣板

| 马胜泉文 |

在我家阳台一角的收藏物中,有一块搓齿面几乎搓平的旧搓衣板。每每看到它,都会倍感亲切,记忆也会随之打开。

老法头里,母亲和村上女人洗衣服,为节约肥皂,都带上一张小板凳,一只手拎着一竹篮的脏衣,来到村后河边的踏渡上,母亲和邻家女在家长里短中,先把衣服在河水中浸透,简约揉几下,然后水淋淋地拎到石板上,坐在小凳上,搓衣板往两条大腿中间一夹,弓下腰,双手就可以将衣服在搓板上来回搓滚了。反复多次后,把衣服放到踏脚板石的一角上,右手用棒槌不重不轻地敲打,左手不停地翻滚衣服……这时河里的小鱼窜来窜去,还有在一旁玩耍的我,都乐在其中。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可他们用毕生的爱,把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养育成人。如今,我和大哥、小弟都是国家退休干部,二哥做过农村大队干部,四个妹妹成婚后,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现我自己家五口人,自己和儿子、儿媳都是党员,爱人中学退休教师,孙子在清华读研。

不忘搓衣板,那块搓衣板是我家翻身上过小康生活的见证物。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母亲比村上其他女人还要勤劳节俭、会动脑筋,洗衣、汰蚊帐、汰被子,在村后河边,都是用烧饭的稻柴灰浸在水里,顺便用棒槌搅拌均匀,用只破旧的麻纱蚊帐布做成的漏斗,沥出灰水,代替肥皂(碱性大,去污好)洗衣汰物。虽然费劲费时,但只要搓衣板上多搓搓,棒槌多敲敲,水里多洗洗,效果极好。在那买肥皂要凭票,又缺钱的年代,这一招,村上的女人都学着做了。

田里种种收收,家里饭前饭后,衣物搓搓洗洗……勤恳节俭、忙前忙后了一辈子的母亲,2003年5月8日离世,享年90岁。母亲留给我们晚辈最好的宝贵财富,是她一生撸起袖子苦干过日子的奋斗持家精神。

那块搓衣板后来传到老伴的手上了。那时农村每个生产队都开了一只大公井,有条件的就在自家院子里挖一口小井使用,井水冬暖夏凉,洗洗涮涮,人人受用。我老伴拿着那块家传的搓衣板,常常和其他女人一样,在井台上洗衣服,放心又方便……

由于锡东自来水厂建在我村东面太湖和大运河中间原来种桑的旱田里,2005年,村上人从此像城里人一样,吃上、用上了清洁自来水。这时,老伴和儿媳妇,经常笑盈盈地把搓衣板放在木脚盆里,拧开自来水龙头,倒些洗洁精,就可轻松搓滚衣服了,一次次换水、清洗,方便极了,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穿在身上看上去清爽……

2007年,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老家马甲里与周边村均纳入动迁范围,应了中国那句老话:“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2010年春季开始,我们全家和乡亲逐步告别祖辈辈朝太阳脸向黄土的生活生产方式,笑着搬进了推窗见绿,出门即景,四季有花,现代生活设施齐全的新安镇上回迁公寓楼。拍掉身上的泥土,变成了新市民。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现我家也算过小康生活了。不仅家有小车两辆,而且新房里添置了全新家具、智能扫地机器人、55寸彩电等电器,还购买了一台全自动洗衣机,放在阳台上使用。家人只要放些洗衣液,手指轻点按钮,不用费神,只要听见“嘟、嘟”的几声提示,就可以打开洗衣桶,将已直接甩干的衣服拿出来,放到自动升降的晾衣架上,太阳里少许照一照,就可整理收藏好,随时取用。用上这种省时省力省心的智能节水洗衣机,真正使现代人过上了神仙般的生活。

回首再看那块岁月中的搓衣板,感到生活在这个大好年代,有无限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忆旧·古运河

那年干黄梅

| 陈朴文 |

那是1977年,我在宜兴西渚,既务农又务工。家在农村,妻子种田,我也要多多少少参与;我在铁矿工作,负责一个矿点,即现在的王飞岭界,大觉寺大雄宝殿西侧鸡笼山南面的一个露天铁矿石开采点。

那时,大觉寺当然还未建,但是山齐口子面对的横山水库已经建成多年了,湖水碧波浩荡。山沟里一片荒凉,山上生长着松树和茅草。山口后来栽种了毛竹。我多个夜晚从这个山谷里走过,遇到过狼,风吹着松树和茅草发出的那种声响,常常是非常可怕

的。

既然关心农田,就必然关心气象。1977年那年稻子栽插以后,老天很少下雨,幸亏有横山水库,通过灌溉渠道源源不断地把水灌进一块块稻田。很快,黄梅天来了。6月13日那天,有线广播里清清楚楚地告诉大家,不要急,今天入梅了,雨水会下来了。遗憾的是,老天根本没有下雨的打算。天气热得很,每天大地和庄稼要蒸发多少水分哦!有时老天也故作姿态,做出要下雨的样子,但只是这里撒一点点,那里撒一点点。宜兴地区在6月份宣布入梅以后一直到月底,最好的地方下了18.5毫米的雨水,最差的只有0.1毫米!等于没下!

当时我所在的地方靠横山水库大坝很近。所以大家不管是灌溉还是生活用水都是悠哉游哉。不过,种在山上的作物都已经干死了,离开渠道远的农村已经越来越紧张,农田的取水越来越少。还有消息传来,水库的灌溉水位马上要低于进水口了。大家开始急起来。进入7月以后,

老天依旧不理睬人们的呼天抢地,死皮赖脸地不肯下雨。为了大坝下游上万亩稻田的收获和人们的生活,横山水库不得不架出大型抽水泵,把水库底下的水往渠道进水口灌。人们焦虑地看到,以往达1.1亿立方米容量的大水库,现在几乎要变成一个大水塘了!往年草色青青的山上,到处一片枯焦;王飞岭界一条山沟里,我常见的黄花菜虽然特别耐干旱和贫瘠,也难觅踪影了。

直到7月12日,才迎来转折点。这一天,老天开始发慈悲,北方的冷空气下江南,给饱受酷暑煎熬的人们送来了一点清凉,还带来了雨水,雨量虽然还不小,但是从这一天开始,总算可以收支平衡了。

1977年,从“入梅”开始整整一个月,基本上没有下雨,这一年的黄梅天,算得上是标标准准的“干黄梅”吧!

说一件这年自己的事情。我呢,有一块地还因祸得福。这块地土质很不好,大家都不要。这一年我插了300多棵山芋,不料收成特别好,竟然收获了400多斤山芋,一只只滚瓜溜圆!原因很简单,山芋是喜欢阳光和高温的,只要保证有水。几乎每天我从旁边的稻田里用粪勺取水浇水,水里可能还有点化肥吧。山芋的枝叶非常茂盛,猪也天天有好食料吃。



福到 插画 戎锋